

七劍九狐

卧龙生 著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Z01171840

目 录

【 1 】	第 一 章	毒针镇八煞
【 32 】	第 二 章	夜夜渡春宵
【 71 】	第 三 章	安乐之丸
【 112 】	第 四 章	赤阳神功
【 146 】	第 五 章	九龙令符
【 184 】	第 六 章	不进则退
【 199 】	第 七 章	解毒之味
【 227 】	第 八 章	天纵奇才
【 260 】	第 九 章	阳刚之美
【 270 】	第 十 章	智狐之赌
【 309 】	第 十 一 章	回疆圣女
【 355 】	第 十 二 章	无穷的爱心
【 392 】	第 十 三 章	艺震天下
【 422 】	第 十 四 章	天下臣服
【 443 】	第 十 五 章	遁世遗叟
【 470 】	第 十 六 章	壁垒分明
【 506 】	第 十 七 章	珠联璧合

第一章

毒针镇八煞

潇湘剑客诸葛晦在八煞中是长得最斯文的一个，粉面朱唇，俊眉朗目，但他的阴险也是八煞中最知名的一个，因为很多人都被他那张脸哄过了，看到他笑吟吟的时候，谁也不会防备他，即使是他的敌人，在距他一丈的时候也不会防备他，但容他走到一丈，就是死亡的距离了。

他有一手快剑，不过三招，却能在一丈的距离内，风也似的卷到敌人面前，然后三招连发，谁也没看清他这三剑是如何发出的，因为那些人都已死在他的剑下了。

七剑九狐中，诸葛晦杀的人最多，因为他要杀人前，脸上不带一点杀机，所以他听见段天化的招呼后轻轻地移动脚步，慢慢地走向倚红而去，步子很慢也很小，每步不过尺许，而且他的双手平垂晃着，不到一丈的范围内，他从不拔剑，到了一丈的范围内，没有人知道他如何拔剑，但崔妙人是知道的，因此眼看他只有一尺是可以达到一丈的距离时，崔妙人忍不住了，身形一纵电疾由横里插进，软剑已然由腰间撤出，诸葛晦恰好走到那一丈的出手范围，身形也卷了进

来，叮然一响，两条身形乍接又分，诸葛晦的长剑已执在手中，却没有能杀死倚红。因为崔妙人配合的也很准，及时地攻出了一剑，这一剑将诸葛晦要杀人的剑移作自卫了，他立定身子后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崔娘子有意赐教？”崔妙人怒道：“诸葛晦，你那套玩意少在我面前耍。”

诸葛晦一笑道：“敝人出手从不落空，今天是第一次，但被你崔姑娘拦住了，敝人也没话说，因为敝人不在乎杀尽天下人，唯独对你下不了手。”崔妙人怒道：“少来这一套，有本事就放招过来，别人怕你的闪电三击，我可不在乎。”诸葛晦笑道：“崔娘子有意赐教，敝人自然十分欢迎，但不愿在此时此地，我们找个月白风清夜，花前月下，边谈边切磋，那才够情调，敝人对崔娘子的绝世仙容，倾慕已久，只憾没有机会一近芳容……”

崔妙人怒不可遏，一挥软剑就冲了过去，诸葛晦轻轻一笑闪身避开了，快得不可思议，段天化叫道：“诸葛老弟，你是怎么了，现在可不是倾诉相思的时候。”诸葛晦笑道：

“段兄之命，小弟怎敢不遵，但偏偏崔娘子横里插手，小弟就没办法了，你是知道我的……”段天化道：“崔女侠，这没有你的事，你的那一场已告一段落，你怎么又插手进来呢！”崔妙人怒道：“谁跟你分场的，我们一起来的，你们倚多为胜，我自然可以出手了，谁规定我不能下场的。”段天化笑道：“虽没有规定，可是你得顾全令侄女。”崔妙人道：“你们敢对她怎么样？”段天化道：“不怎么样，崔女侠如果不肯按照段某分场的规定，我们自然也可以再对她出手。”崔明珠立刻道：“你们最好来试试看，我袖中两筒浸

了剧毒的飞针，正好想找机会用在你们身上，因为我娘规定只有在救命的时候才可以用。你要不要试试看。”崔妙人冷冷一笑道：“段老邪，你可听见了。”段天化无可奈何地道：“诸葛老弟，我替你挡住崔女侠，你快去把那个魔婆收拾下来吧！”说着一挥折扇，夹在他们中间，诸葛晦含笑又向倚红走去，崔妙人情急出手，段天化一摇折扇，封住了，诸葛晦也适时发劲，他身穿白衫，白光一闪就卷了进去，崔妙人急叫道：“倚红，小心，快闪开！”叫声才毕，那边已发出一声痛叫，诸葛晦白色的身形跳开，倚红也跳了开去，齐天寿却手掩左胸，指缝间鲜血直流，沉声道：“诸葛晦，你怎么对我出手了！”诸葛晦歉然一笑道：“对不起，这个鬼丫头的身手滑极了，我看见她在眼前的！剑到时却换成齐老兄了！”齐天寿怒道：“你自负快剑，连对象都弄不清楚吗？”诸葛晦淡然道：“那可不能怪我，谁叫齐兄自己凑上来的，你明知道我的剑一出手就收不住，应该避开点才对，幸亏我及时偏一偏，否则这一剑已刺透心脏了。”齐天寿怒极叫道：“段兄这是怎么说？”段天化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结果，呆了一呆道：“这是我的不是，诸葛老弟的剑力威猛，但必须要有适当的距离，诸葛老弟的剑招才能施展，距离够了，没人躲得开！”齐天寿怒吼道：“可是人家偏偏就躲开了。”诸葛晦笑道：“这一点我承认失手，但齐兄为何躲不开呢？我的剑不长眼睛，齐兄可是长眼睛的。”齐天寿怒骂道：“诸葛晦！我怎么知道你会对自己人出手，否则我还会怕你这王八蛋不成！”诸葛晦脸色微微一变，说道：“你要不要再试一剑？”齐天寿干脆放开掩住胸口的手，抡起狼牙

棒叫道：“来就来，老子还怕你不成，别以为你的煞手闪电剑有多了不起，你王八蛋一餐吃几碗饭谁不清楚？”诸葛晦一笑道：“好极了，兄弟就请齐兄赏碗饭吃，这几年来，兄弟一直就没吃饱过，原因就是齐兄多吃了一碗，占了兄弟的份，今后兄弟就不会挨饿了。”齐天寿知道诸葛晦一笑就是要杀人的先兆，立刻凝神蓄势待敌，诸葛晦也含笑慢慢走去。段天化大声喝道：“住手！你们想窝里反。”一言甫毕，那边又是一声痛叫，原来是江梦秋趁乱之际，精神陡长，长剑急发，将猿公剑袁凯的脸颊上刺了一剑，那还是他躲得快，否则这一剑足可刺穿他的咽喉。袁凯负伤跳开，孙华轩哈哈大笑道：“妙，妙极了，段天化，八煞中挂彩了四个，对方连一根汗毛都未被动，制止了八个小姑娘，还是靠用的毒药，段天化，你以为这负担子是好挑的，要想当家，还得要点真本事才行。”段天化见花六姑娘齐天寿袁凯先后负伤，再加上被崔明珠飞针伤腿的秦明，足足折了一半，顿觉脸上无光，沉声道：“上官兄弟，把江梦秋交给我，你去对付那个蛮女；诸葛老弟，崔妙人交给你；空空道兄，你也加一点劲，我们各管一个，谁要是失了手，谁就负责！”他说得词色俱厉，而且闪身过去，接下了江梦秋，上官令陶立刻找上倚红，唯独诸葛晦却负手不动。段天化一怔道：“诸葛老弟，你怎么还不过去？”诸葛晦淡然道：“我的剑出了鞘就要杀人，不分敌我，所以刚才对老齐也不例外，因此我不能对崔娘子出手，我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，所以我无法应命。”段天化急叫道：“诸葛老弟，你在这个时候还来这一套？你要知道崔妙人跟江家的关系，你绝不会有希望的。”诸葛晦

一笑道：“人活着我就有希望，除非我死了，或者她死了，因此我不能作这种断绝自己指望的事。”段天化又是一怔，沉声道：“诸葛老弟，你到底有没有诚心参加八煞门，你老实说一声。”诸葛晦道：“我不参加什么都没有诚意，完全是为兴趣，加入八煞门后，你们都得了不少好处，唯独我……”段天化道：“你的功力深进多倍，怎么没好处呢？”诸葛晦笑道：“那算什么好处，只不过使我活得久一点，减少几分被人杀死的可能而已，我的剑法是重快不重力，重巧不重招，学来的那些招式还不如我自己研创的有威力，那对我有多大帮助呢？”段天化一怔道：“那你为什么要参加八煞门？”诸葛晦笑道：“我平生最喜好的一件事就是杀人，最大的愿望是得到崔妙人这样一个绝世的佳人为侣，此外别无他望，我参加八煞门，为的是可以放手杀人，而在惹上几个我杀不了的人时，有个硬靠山：我喜欢杀人，却不喜欢被杀，这就是我参加八煞门的原因，但不能妨碍我另一个愿望，因此我绝不对崔娘子动手。”语毕朝崔妙人又一笑道：“崔娘子，敝人对你的一片心意可真是山高水深，前几年你单独闯江湖，结识了不少年青侠少，赢得情狐之美名，却始终未能缔结良缘，你知道是什么缘故吗？”崔妙人的粉脸又气又怒，厉声叱道：“混账东西，谁跟你说这些废话，你再出口不逊，就割下你的舌头。”诸葛晦哈哈一笑道：“你别当作废话，告诉你之后，你才知道我对你用心良苦，真应该好好感谢我才对。”崔妙人不禁一怔，崔明珠嘴快抢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诸葛晦道：“因为那些小伙子都被我赶跑了，我始终追踪在令姑之后，她认识一个人，稍稍建立起点感情时，我就前去

找他比剑，在我的闪电快剑之下，没有一个是对手，然后我就逼令他们离开令姑，限他们在一个月内另娶。”崔明珠道：“这会有用吗？”诸葛晦一笑道：“有一点用，他们不是都急急地另外找对象成婚了？令姑能得情狐之名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她认识一个少年郎时，不出一月，必定会娶妻成家，只是另找对象而已，情狐二字，有专门撮合别人姻缘的意义，但谁都不知道背后促成其事的是区区，除了那些当事人。”崔明珠道：“他们不会说出来吗？”诸葛晦笑道：“他们如果有这个胆子，就不会放弃令姑这一个绝世佳人了，我对他们提出两项条件，就是不离开崔娘子者死，泄露其事者诛全家，他们连自己的一条命都舍不得放弃，更不敢为全家招祸了。”崔明珠不禁泄气道：“难道没有人反抗吗？”诸葛晦道：“没有我真替令姑娘抱屈，以她这种绝世风华，竟没有一个人肯为她一死的：如果换了我就是把剑架在我脖子上，我也不会改变初衷。”崔明珠道：“我不信，你一定把人家给杀了。”诸葛晦道：“你不妨问问令姑，她认识的那些人，有没有一个被杀死的，敝人心仪令姑，却是真心为她着想，如果真有一个，情愿不辞一死而不受威胁，我绝不杀他，反而会抽身引退成全他，因为他配得上令姑。”崔明珠转望向崔妙人，但见她粉脸铁青，却不发一语，知道诸葛晦的话没有说错，不禁愤然道：“这种贪生怕死、没有骨气的男人，我姑姑不会看中的。”诸葛晦笑道：“说的是啊！但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不经过一番考验，怎能知道一个人的本性呢？我是在替她作一番考验，免得她明珠暗投，把感情浪费在不值一顾的懦夫身上，这番苦心够深了吧？”崔明珠道：“那以

前为什么不向我姑姑表示呢？”诸葛晦轻叹道：“我也曾与令姑数度相值，但她对我好象没多大兴趣，始终不屑一顾，我那有机会表示呢？”崔明珠一笑道：“那大概是你的人品不端。”诸葛晦微笑道：“那大概是你了，敝人除了嗜杀之外，别无不良之心，不重货，不求利，不望名，不好色，除了令姑之外，心中再无他人，这是谁都可以证明的。”崔妙人怒道：“杀人也算是你的个性吗？”诸葛晦道：“杀人也不是坏事呀，你难道没杀过人，七剑九狐中有正有邪，唯独杀人一项，谁也不输谁，否则简老鹤也不会把我们齐集黄山，订下十年止杀的约会了。”崔妙人道：“我们杀的是罪无可恕该杀之徒。”诸葛晦一笑道：“谁该杀谁不该杀，这可很难说，但国有国法，至少我们没有杀人的权利，但我们都杀过人了。”崔妙人道：“我杀人，是为了执行法外之法，王法有所不及，我只是以道义为准弥补王法之不足。”诸葛晦大笑道：“这只是你自己的说法而已，如果你所做全合理，简老鹤的黄山之约，就不会把你也算进去了，崔娘子，你敢说你杀的人全是该杀的吗？”崔妙人顿了一顿才道：“至少他们都有该死之处。”诸葛晦笑笑道：“十二年前，在山西太原府的酒楼上，你曾经挥剑杀死一个年轻富绅，那是为什么？”崔妙人一怔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诸葛晦道：“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十年黄山之会前，我一直在追随着你，自然晓得你的每一个行动，那个富家子并无大恶，只因为喝多了酒，与友人打赌，想握一握你裙下的金莲，结果却做了裙下之鬼。”崔妙人道：“这种轻薄行为难道还不该杀？”诸葛晦笑道：“在你之前，他也曾握过另一个卖唱女子的脚，你

就在旁边，却没有杀他。”崔妙人道：“那个卖唱的女子白甘下贱，关我什么事！”诸葛晦道：“话可不能这么说，那个女子并不是自愿把小脚给人摸的，那个富家子握住她的脚后，她还连连哀告求恕，崔娘子，你必须承认，那个富家子之所以被杀，只因为他冒犯了你。”崔妙人怒道：“这就够了，难道我不该杀他，应该坐在那儿任他轻薄，甚至于也对他哀告求恕么？”诸葛晦一笑道：“那里，你杀得对，即使你不杀他，我也饶不了他，这对我们七剑九狐是一个侮辱。”崔妙人道：“这不就够了，你噜苏些什么？”诸葛晦道：“这不过是说明我杀人的理由，因为那些人也冒犯了我，我虽然嗜杀，却没有疯狂到见人就杀，我不盗财、不劫色，没有无故杀人的理由，除非是有人惹上了我，或者做出我不顺眼的事，我才挥剑一快……”崔妙人语为之塞，诸葛晦笑道：“崔娘子，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，只为卿故，沉吟至今，我不敢说我配得上你，但十几年来，昔日少年已老，历世仍稀知音人，我这一片苦心，是否能打动你呢？”崔妙人忽而一笑道：“诸葛晦，你的心意够诚吗？”诸葛晦道：“耿耿此心，唯天可表。”“你肯为我做任何事情吗？”“可以，但是不能为你停止杀人，我已经杀成了习惯，再也改不掉了，被简老鹤逼得十年内袖手，我只好躲起来，不敢出来见人，否则我会疯了。”崔妙人笑道：“可是你并没有守那十年之约。”诸葛晦道：“你是指杀死简士尧家人那回事？这不能算，他对我们提出约束，自己就得身体力行，我们这样做就是试试他的定力，那十年中，除了简老鹤那一家外，我的确没有再开杀戒，我可以发誓……”崔妙人道：“我不追究这

些，也不要你戒杀，而且我给你的任务就 杀人，杀几个我指定的人。”诸葛晦笑道：“但凭吩咐，敝人无不从命。”段天化冷冷地道：“老弟！你别答应得太快，最好先问清楚，她要杀的是什么人。”诸葛晦道：“崔娘子认为该杀的人，就一定该杀。”段天化道：“如果是我们呢？”诸葛晦一怔道：“不会吧！她不会提出这个要求。”崔妙人道：“就是这批人，除了你之外，八煞门中的每一个人都要杀，杀死他们我就嫁你。”诸葛晦笑道：“十年以前，你如提出这个要求，我一定毫不考虑，现在不行了，崔娘子，你另外出个题目吧。”崔妙人道：“不！我就是要你杀死他们。”诸葛晦摇摇头道：“爱莫能助，因为我杀不了他们。”崔妙人冷笑道：“可见你言不由心，刚才你还说……”诸葛晦笑道：“我说如果有人用剑架在我脖子上，叫我放弃你，我绝不妥协，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，而且还要帮助我得到你，我怎么能对他们出手呢？”崔妙人冷笑道：“你刚才差一点就跟齐天寿动手了。”诸葛晦一笑道：“不错！那是因为我有把握胜得了他，杀人者最不情愿的事就是被人所杀，虽然杀人者的结果多半是被人所杀，但那一天没来到之前，我不必自己碰上去，崔娘子，我希望得到你，但不愿用性命去换滴眼泪，我要活着与你共偕白首，因此我有个条件，就是在我都没有危险时，才能听你的吩咐行事。”崔妙人转转眼珠道：“八煞中你排名第几？”诸葛晦一笑道：“这倒没有认真计较过，但除了段兄之外，我都还不放在心上。”

其他的人听他这么说，都有愤然之色，但都被段天化用眼色止住，段天化笑道：“老弟！多蒙谬赞，承情之至，你

的闪电三连击，炉火纯青是大家公认的，只是八煞门中，还有几个人，可不同意你的话。”诸葛晦眼光看到孙华轩身上，连忙道：“不错，轩老与楚兄是剑中高手，我不敢妄加比拟，他们虽然也是八煞门中人，但却是另一个体系，我的话不包括他们。”孙华轩与长白剑狂楚三笑的脸色才好看一点，崔妙人想想道：“好！那么把这三个人除外，对其他的人呢？”诸葛晦笑笑道：“也不行，我倒不是怕他们，而是不敢从命，杀了他们，你我都脱不了身。”崔妙人道：“为什么，难道他们还有靠山不成？”诸葛晦笑道：“你是聪明人，何必要问呢？段兄与轩老已经明摆着分了家，却不能各行其是，可见我们都还受着另一种约束，牢牢地捆住了大家。”崔妙人道：“是些什么人，有这么大的本事？”诸葛晦笑道：“那你就别问了，八煞门中四剑四狐，加上轩老与几个护法，谁是肯居人下的？但我们却被捆得死死的，可见不简单。崔娘子，我劝你一句话，不要太任性了，你们那边最大的靠山，不过是仁翁那个老头子，但是这十年来他为什么隐身深山，不敢出来闯了？”江梦秋实在忍不住了，大声道：“我爷爷可不是怕你们，他是认为你们这批妖魔小鬼，不值得他老人家动手，所以才派我出来，再告诉你一句，伏牛山是我爷爷指定我来的，他要怕你们，就不会叫我来了。”诸葛晦一笑道：“就算你说得对吧，但我们敢公然挑出八煞的招牌，自然也有相当把握，当然也不是凭我们这几个人，大家走着瞧吧！”崔妙人道：“那我们之间就谈不下去了。”诸葛晦笑道：“你的条件对我们两个人都有不利，我自然不能接受，但我却可以给你们一个保证，使你绝对安全。”崔妙人笑笑

道：“你保证得了么？”诸葛晦道：“不错，只要你留下，我可以保证你不受一点伤害，这个保证是表示我对你的一点心意，却不是藉此邀你的好感，至于如何取得你的芳心，我准备慢慢再下功夫，以磨杵成针的毅力，总有一天会感动你的。”崔妙人冷冷地道：“你不必白费心思了，无此可能的。”诸葛晦一笑道：“那我也认了，但我不会放弃努力，终日相对，也可以聊慰相思了。”崔妙人怒道：“你在做梦，本来我为了明珠，还能留下来的，凭你这句话，我非走不可。”诸葛晦笑道：“你只要走得了，我不会拦阻，令侄女在这儿，我会照顾她的，爱屋及鸟，我会把她当作自己的侄女一样地照顾她，这一点你大可放心。”段天化一沉脸道：“老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诸葛晦道：“除了崔娘子，我可以为你对付任何人。”段天化道：“可是你要放崔娘子离去。”诸葛晦道：“我没有这样说，我只是不能自己出面留下她，因为我只有伤人的本事，却没有留人的本事，段兄如能留下她，我是求之不得，但别找上我。”段天化想了一想道：“好吧，我们俩换个对手，你负责江梦秋，我来留下崔妙人。”诸葛晦道：“行，不过段兄，我先说句话在前面，你可得手下留情，杀了固然不行，伤她也不行，你必须留下一个完整无缺的崔娘子，否则我可要找你算账了。”段天化脸色一沉，正欲开口，诸葛晦道：“本来崔娘子已经准备留下来了，都是段兄太过大意，自己舍不得把绝活抖出来，偏要倚多为胜，出动那些蠢材，白白地丢人现眼，还落了场笑话，把崔娘子也惹得出了手。”红狐齐天寿、黑妖狐花六娘与猿公剑袁凯都受了伤，憋了一肚子火，听见诸葛晦这么一说，一个个都

火」。齐天寿更是忍不住怒叫道：“诸葛晦，你说谁是蠢材”

诸葛晦一笑道：“我说你们除了崔娘子是跟我们齐名人物外，其余三个都是刚出道的后进，你们不但截不住人家，还一个个挂了彩，好意思称能么？”齐天寿吼道：“老子那一剑是你王八蛋扎的。”诸葛晦笑道：“这证明你比我差劲。”齐天寿忍无可忍道：“段大哥，我拚着受魔宫的处分，也要跟这王八蛋拼一下，他太欺人了。”段天化却一沉脸道：“齐老弟，魔宫在什么地方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，凭什么来处分你？”齐天寿脸色大变，连忙道：“小弟是一时失言。”段天化冷冷地道：“希望你只是一时失言，否则我也担待不起，你受了伤，回去休息吧。”齐天寿还想说话，段天化道：“袁老弟、花六嫂，你们两位也受了点轻伤，把老齐带进去休息吧。”袁凯道：“我们还撑得住。”段天化道：“撑得住也不必了，我们还有四个人，刚好一个对一个，各人负各人责任，我错了一着，不该叫大家一起上的，不但落个倚多为胜之讥，而且还乱了章法，使职权混淆，还害你们受伤，如果我早把对象指清，相信你们不至于受伤，事情也早解决了。”那三个人怔了一怔，终于无言走回厅去，场中只剩下上官令陶与空空道人分别逼住倚红与偎翠。段天化闪身到崔妙人前面道：“诸葛老弟，我把江梦秋交给你了，如果你留不下他，你自己知道结果的。”诸葛晦笑笑道：“段兄如果留不下崔娘子呢？”段天化颇为不悦地道：“老弟把段某看得如此不济。”诸葛晦一笑道：“话不是这么说，兄弟对段兄你的功力自是信得过的，但一别十年崔娘子的功力没闲下来，大家俱非昔日吴下阿蒙了，要留下一个人，可不容易。”段天化笑道：

“说来说去，老弟还是怕我伤了她。”诸葛晦道：“不，兄弟是怕伤了我们十年的交情，当段兄忍不住要下杀手，可怪不得兄弟倒戈相向了，因为我们是约在先，所以才再三郑重叮咛段兄。”段天化沉声道：“老弟！你今天的态度很奇怪。”诸葛晦淡然道：“兄弟一直就是这个态度，何以段兄今天才感到奇怪呢？十年前兄弟节入八煞门，就表明了这个态度，段兄想必也清楚的，因为入八煞门对兄弟而言，就是为了杀个痛快与保护崔娘子的一点痴心而已。”崔妙人怒道：“混账！我保护得了自己，谁要你卖好。”诸葛晦一笑道：“崔娘子，你别气，受不受在于你，施不施在我，反正这是我与老段的事，与你毫无关系。”崔妙人气得摆剑道：“无耻的东西，我就找你一拼。”提剑正要过去，诸葛晦忙叫道：“段兄，你快把她接下去，否则我就要落荒而逃，任何事不管了。”段天化无可奈何，手摇折扇，封住了崔妙人道：“老弟，我答应你不伤崔妙人，但别的人我就不管他了。”诸葛晦含笑道：“当然，别的人你任杀任砍，我都不在乎，何况除了崔娘子之外，我也不会客气。”段天化冷笑一声道：“好吧，江梦秋交给你了。”他挥手折扇，攻向崔妙人而去，招法精绝，功力深厚，崔妙人手挥软剑，也只能维持个不败而已，她这时才暗暗心惊，八煞技业，果然大有进境，尤其是段天化，更为出人意料，十年前大家在黄山轮流对搏筒士尧，她自己只是虚应故事，段天化却是认真出手的，结果一一折于冲霄鹤之手，那时她自信比别的人高出一点，仅与天狐白无瑕在伯仲之间。一别十年，自己的功夫更精绝了，而段天化却进步得惊人。如果不是诸葛晦来了那番限制，使段天化

的攻势不敢十分放开，只能在几处穴道上招呼，自己恐怕早已败落，但这样一来，也激起她好胜之心，咬紧牙关，挥出一轮狠攻，杀得天昏地暗。另外的三对也展开了厮杀，江梦秋的长剑与诸葛晦战成一片，倚红与偃翠双战空空道人与上官令陶，未免有点吃力，但江梦秋慢慢地移近她们，不时还抽空替她们解一下围，到了最后。竟是六人杀成了一团。

上官令陶叫道：“诸葛晦，你是怎么了，把这小子引开一点，别来搅我们，你连个小伙子都管不住。”诸葛晦笑道：“你还好意思说，江梦秋是仁翁传人，要留下活的，我只能慢慢地想办法，你们管两个女孩子，怎么也收拾不下来，让她们混到我们这一堆来了。”这两个人恨得牙痒痒的，却是无可奈何，空空道人几次逞险抢攻，结果攻势被江梦秋封住了，倚红趁隙反击，还多亏诸葛晦替他解了围，笑着道：“牛鼻子，你小心点，要叫这女孩子给摆下了，我们都跟着丢人。”诸葛晦这种态度，益发叫段天化火冒千丈，厉声叫道：“诸葛晦老弟，别管太多了，放开手来杀。”诸葛晦道：“可以，但是叫另外两个人走开，我的杀手一放出去，可管不了是不是自己人，如果象刚才一样，又伤到了自己人，落一场埋怨可太没有意思。”段天化一沉脸道：“好！两位老弟先退开，诸葛老弟！我把三个人都交给你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说。”诸葛晦道：“行！至少我的人跑不了。”这句话使江梦秋心中一动，连忙道：“倚红、偃翠，你们俩先走，出去找方大妹去。”倚红稍稍一怔，偃翠却一拉她，直往外面走去，空空道人与上官令陶见状大急，双双飞前拦阻，诸葛晦也及时发劲了，剑光如虹，急卷而进，三个人刚好凑成一堆。诸葛晦

剑到临头，忽地急闪，将空空道人与上官令陶两个人的兵器都击落下来，倚红与偎翠一滚身，双双跃出丈许，头也不回，翻出院墙而去，上官令陶怒道：“诸葛晦，你是什么意思，我看你是吃里扒外。”诸葛晦收剑冷笑道：“什么意思问你们自己，叫你们不要上来，你们偏要逞能，老段，这又怪我么？”段天化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不怪，但是你的剑也发的巧了一点，怎么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呢！”诸葛晦道：“我的闪电三连击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，刚才那有机会，好容易才等到一个空档，这两个蠢材偏又凑了上来，我要不是收招得快，后果又将如何？”段天化道：“算了！好在那两个女的无关紧要，只是江梦秋这小子可千万不能放过了。”诸葛晦一笑道：“只要没人捣蛋，我可以负全责。”上官令陶不解道：“段兄，难道我们还错了。”段天化道：“这次是二位孟浪一点，刚才诸葛老弟那一剑威力无穷，如果放开手，虽然那两个女孩子必将授首，但二位也会伤在他的剑势威力之下。”上官令陶不信道：“那有这么简单。”诸葛晦笑道：“我及时收劲，把剑劲转移到你们的兵器上，才煞住了第三招没发出来，这三剑是一剑强于一剑，如果等我的第三剑出手，二位又岂仅是弃兵器而已。”上官令陶与空空道人呆了一呆，虽然还是不服气，但兵器双双被击脱了手总是事实，只好含愧上前拾起兵器，默然退过一边。段天化道：“诸葛老弟，现在就看你了。”诸葛晦含笑不语，凝劲蓄气，备作一击，江梦秋也态度凝重，蓄势待发，情况十分紧张，连段天化与崔妙人也自动地歇了手，静观其变。诸葛晦运足了劲，身形再度象风一般地卷进来，江梦秋也蓄足了劲，长剑待发，双